

“九无先生”赵二呆

罗 青

八零年代初，有一天傍晚，轻台过境，风雨交加，“大块斋”中，忽然有人来按门铃。开门一看，居然是二呆先生。他笑嘻嘻地说，我吃过饭，看到外面无风无雨，便想到你这里来聊天。没想到车子走在半路，大风大雨来了，这就对了，台风天嘛，一定要痛快刮一点一点，把满天乌烟瘴气，扫个清爽，看着才够舒服。

他兴冲冲地从口袋里，掏出一方大石章说，你看这是我早上新刻的“三笑居士”，怎么样？我把石章捧在手中，心中一愣，呆公为人，一向冷傲，独来独往，绝不易亲近人，怎么会忽然“三笑”起来。他看我撇起嘴唇，一脸狐疑，便连忙解释，请不要误会，我可没有姓唐的那个艳福，也不敢奢望那种风雅。我这三笑是一笑世态炎凉，二笑世事无常，三笑自己一世笨拙孤僻很不讨喜。

我恍然大悟说，你这笑，可是讽世之笑，讽刺之笑？呆公拍手大笑说，对对，一是掩鼻而笑，冷笑也；二是咬牙而笑，苦笑也；三是含泪而笑，自嘲也。这时，我已找出印泥宣纸，留了一份印存，作为纪念。

在台湾，能像呆公这样，把齐白石式的“冲刀法”，也就是单侧冲刻的“单刀法”，发挥得如此自然在在，实不多见。

二呆先生与人交，总是过分自傲与过分谦逊纠缠不清，因此人缘也不算太好。他好刻印，画上喜钤“志在千方”朱文印一枚，以明志。他曾以“九无先生”为主题，刊刻一套石印，分别为“一无所争”“一无所能”“一无所有”“一无所为”“一无所知”“一无所成”“一无所识”“一无所求”“一无所惧”，发表之后，识者无不称善。也有人开玩笑说，把“一无所”改成“无所不”也很恰当。

赵二呆（1917—1995）本名赵同和，民国六年（1917）生于江苏宦宦之家，十一岁，入上海念小学，毕业后进入中学，开始钟情于绘画。后来，他人北平法商学院读书，暇时仍然努力于绘事。二十七岁，他出任福建三元县长，后转任将乐县长，又升任林森县长，右迁一路亨通无碍。官场得意之余，他并未放弃绘画，时时弄笔，以舒胸中逸气。

抗战胜利后，内战接踵而至，国



赵二呆（左）和他的篆刻“九无先生”（上）

府迁台，二呆先生随之旅台。1963年，他出任台湾农工企业公司总经理，辖有基隆粉料厂等六家工厂。由于他的努力经营，这些百度待举的停顿工厂，居然在艰难的时局中，开创出了新局，由此可见，他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才华，亦非同一般。

1969年，他的一双及笄龄女儿，突遭家中年轻的三轮车夫杀害，惨案喧腾报端，舆论惋惜不解，对他打击过大，几致无法承受。于是他自愿退休，定居台中，习为农夫，躬耕自给，专心于绘画，丹青之余，亦有文章诗歌行世，同时还致力于陶瓷之制作。此时，他开始以“青山”为笔名，创作新诗，投稿报端，并于1970年结成诗集一册出版。此外，他对金石、雕塑、水彩、油画亦有浓厚的兴趣，凡有所作，皆能出人意表，一片率真之情呼之欲出。

1979年，他把历年所写的短篇文章，编成《呆画呆话》一书，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颇受好评。1983年，新夏出版社将他历年来的创作，分为十一辑，而以《十个二呆》为题，精装精印隆重出版，对他的诗、文、书法、绘画（包括国画、素描、西画、版画）、篆刻、雕塑、陶瓷、摄影等，做了一个全面性的回顾，真是精彩纷呈，美不胜收，对研究他的艺术，是

非常珍贵的资料。

中国山水画，经过一千多年来的发展，早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绘画语言，画树石草木，云水瀑布，都有许多固定程序及方便法门，嘉惠初学，指导新手，成为素人进入绘画世界的敲门砖。这种“套式绘画语言”的缺点，也非常容易使才气平庸的初学者，走上因袭临摹的死胡同，终生不能自拔。

二呆先生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。他为了寻找新的绘画语言，特别着重写生。希望把现代中国人对现代山水的感受，经过艺术的提炼，在画纸上重新组合。他画有写生册二十多本，在山水树木的构图及造型上，不断地下工夫，以期有新的表现及突破。

在用笔上，二呆先生十分注重一个“生”字。画家笔墨，本来是由“生”至“熟”，由“熟”入“巧”。不过，在“熟巧”之后，往往容易流入“油滑”，迷失于伦俗艳丽的魔障之中。为了避免此病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于“熟”中求“生”，由“生”转“拙”。欲达“拙”境，笔法非慢非涩不可，二呆先生擅长治印，下刀既慢又涩，多渗用篆刻刀法，故能既拙重又爽利，毫无拖泥带水之病。

由于用笔“生拙”，连带的，他的画面构图，也受用笔的影响，展现出一片简约古拙的天地。所有山水树石的物象外形，全都变化至最简，有时还显露出一种自然的“残缺”，达到了构图能“生拙”的境界。这种“生拙”是一种赤子之心的生拙，顺乎本性，自然流露，非努力造作可得。二呆先生的画，最不可及处，也就在这里。

二呆早期，曾有一阵子，也沉迷过水墨抽象，不过他的抽象，仍是以线条为基准，并不大笔泼墨，投机取巧，刻意追求“意外效果”，卖野人头。因为这种自动式的意外效果，在外行看来，好像变化多端，一片自然。不过，艺术内行人，一看便知，这种貌似“意外”的效果，最容易“重

复”，画家弄久了，便全都成了似曾相识大同小异的“意料之中”，成了“商标式的老套”，令人作呕。

六七十年代之间，他对山水的处理，主要是以墨线的运动为主，其墨色变化之丰富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山岭的走向，绘画的主旨，全都在线条的变化运动中展现。在他的山水画中，他常利用渔舟推展出山外之水的辽阔空间，使虚实在换位之间，达到出人意表的效果。

不过，过分简单的线条及小舟，画多了，难免也要落入符号或公式的窠臼。二呆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，于是他在画山水渔舟之外，也多方面着意经营林木屋亭，由空灵一变而为饱满，从饱满中，传达出另一种开阔的空间。这种构图的方式，基本上，与清初大画家龚半千类似。

为求画面饱满，以传达他晚年疏淡自得而又生机勃勃的心境，他开始在画面上用色，色调浓重而强烈，让人感到无比的朝气。然，这种朝气，不见年轻人的莽撞浮躁，而是成年人的智慧毅力，深得诗人所谓的“沉着痛快”之三昧。不过，宣纸着色，讲求的是深厚有味，有时候要多上几次，方能达到又透又厚的效果。二呆先生有些写生之作，大概是来不及多加点染，以致于彩色无法力透纸背，其效果也就打了些折扣。

写生，或“外师造化”，是二呆画作的重要灵感之一，是打破僵化绘画符号体系之有力武器。他晚年常做环岛写生，或近在台北，或远至兰屿。使山水舟屋的造型，通过他独特的“心源”，获得了新的美感，把平凡的现代风景，提升至诗的境界。

1985年，老伴顾振璜女士过世。次年，他写长诗并出版《人生小品》悼念。两年后，岳父顾祝同逝世，万念俱灰的他，不愿剃度为僧，认为庙里更为俗不可耐，绝对无法获得清静。最后他选择隐逸离岛澎湖，在一片强劲枯寂的海风狂沙中，找到归宿，愿意把所有的作品，无条件的，留在蓝天碧海与黄色沙滩之间。他的构想，得到澎湖县府的全力支持，于是“二呆艺馆”，又名“艺奴居”，在开工两年后，非常朴素地在1990年9月正式开幕。成了澎湖首座也是唯一的艺术馆，其中有二呆先生的生活起居创作空间与艺术展场。他也从此定居此处，彻底远离台北这块伤心地。

应邀参加开幕典礼的我，笑着对他说，这一下连空气污染都没有了，你可真正变成你自己刀笔下的“九无先生”了，以后要见我一面，都不容易，你的“一无所有”可以改成“一无所友”了。

“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”他摇手辩白道，“这里是我的梦，梦里有我的艺术陪我，只有来到这里，才能看得到真正的朋友。”说得我脸皮微微一红，剩下的俏皮话，捏在手里，揉来揉去，皱成了一团，又收回到裤袋里。

五年后，元宵节刚过，二呆先生在睡梦中过世，留下了他最后一本书的手稿《演在狂风中的热情》，享寿七十有九。当时我去英国客座讲学，他的葬礼，无奈错过。

多年后，我想起呆公的“三笑居士”印存，遍寻不得。前几天台风豪雨来到，困在家中，闲得发慌，忽然想起故人旧作，不免发狠在风雨声中，找了一个晚上，依旧无着。正在懊恼之际，不料却意外翻出他另一方印存：“三恨堂”，至于是哪三恨？依稀记得当时他还兴高采烈地跟我说过，只是现在，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。

笔会

谈艺录

『文汇报』
微信二维码

的话里，还有急得跺脚、恨得跺脚的说法。其实，急与恨，在那内里，都不是惊怕得跺脚的那个怕字。凡人对己常道要赶紧、赶快的，心里都是在怕。人对己抱怨、怨恨甚至凶狠的，心里也不过是在怕而已，最后归结的都还是“受惊即跺脚”，这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天定的动物性吧。

有关跺脚，还想到一个好玩的词——英文里的 stamp，既有跺脚义，又有敲章义。初学到时真的有种惊喜感——敲章与跺脚这两个动作，实在是神似，人类造词里面的风趣与深刻有如此。由刺豚鼠的“受惊即跺脚”而延伸地想来，世间的那些本质本性，实在如敲章然，敲上了便好像是永远消不去了吧。说到这里，聊且找来几张刺豚鼠的相片，与上面由文字所设想者比照一下，至少相貌上相去并不太远，一下子便感觉有点亲切了，似乎以前是在哪里见过的一样。

张伯驹的《太白山纪游》

王道



《太白山纪游》，作者张伯驹，封面和内页有印章，“古吴汪孟舒”（见下图）。小册子定价“壹百伍拾元”。由于对张伯驹作品偏爱，新出的我几乎是出一本买一本，而这本小书却是第一次看到。纸张略显粗糙，封面已经泛黑，内页用纸质量较差，能看到纸内的杂质。繁体字，竖排，字号较小，有多处用刻字章订正错别字的地方。细读内容，发现与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张伯驹集》中的“太白山纪游”章节有重复的地方，但《张伯驹集》只有两页多内容，而这个小册子更加详细和翔实，足足十页，且是以日记形式记录整理的。

查《张伯驹集》，其中记录1945年夏，张偕夫人潘素和女儿传綰同游太白山，但却未提及是几月几日，而在这个册子里显示，这次太白山游程是从初六日开始，到十五日结束。从这个册子可以得知，张伯驹对于太白山山脉的壮丽峥嵘“覬觎”已久，只是苦于交通不便和治安问题，一直未能成行。“只以不临通衢孔道，所处幽迥，森林菁密，嶂岭重复，又以疾风暴雨，凝冰积雪，故旅游鲜能登涉，志志少见记载。余癸未居秦，欲一往游，惟以山深地僻，治安堪虞，因商于熊哲明主政，愿附骥以行，得以免除多少困难。后偶一蹉跎暑日已过，未几哲明去官，遂罢斯想。”

熊哲明即国民党高级将领熊斌。1941年至1944年间，熊斌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，并兼陕西省保安司令。癸未年即1943年。熊斌在公务之余也喜欢收藏书画，据说所藏精品多是请张伯驹掌眼，后来熊斌就任北平市长还与张伯驹保持联系。

在《张伯驹集》中，同行者除了妻子、女儿外，还有关、冯、王、常四君，但不知究竟何人。在该册中则点出了“关”即“六安关德懋”。关德懋为安徽六安人，字伯勉，出身世家，喜欢书画。根据《关德懋先生访问纪录》一书记载，关德懋在北伐后，曾追随陈铭枢，担任武汉卫戍司令部少校秘书、粤省府秘书。后负笈德国，归国后追随翁文灏，任行政院科长、参议等职。其间，曾担任德国莱希劳上将访华随从翻译。1945年关德懋正在西安担任工矿调整处西安办事处主任。张伯驹一家在西安与关家过住密切，当时谢稚柳在西安举办画展就住在关府，并因此结识了张伯驹。

张伯驹于1942年10月与妻女到达西安，开始筹备秦陇实业公司，担任经理职务。当时他把所藏书画也都悉数带往西安，可见曾有长居打算，因此在当地交往朋友也较多。

在此册中，还点出了另外三人分别为王中琳、冯尚文、常观楼。出生于杭州的冯尚文为当时的爱国实业家，在西安创办有火柴厂和面粉厂，积极支援抗战事业。常观楼为湖南人，精于画艺，曾任陕西潼关县长。而王中琳则不知详情。对比《张伯驹集》内容看，有关人物活动的描述几乎都不见了，如初六日出发，张伯驹与妻子、女儿是从家里吃了晚饭后到工矿调整处与常观楼会合，乘坐夜里的火车赶到咸阳。第二天到达郿县站，关德懋与王中琳已经先到一步候候，此时他们的游伴又增加了多人，如车站的范站长，郿县银行经理张君，“一行共二十余人，驴子十几头，小车三乘载行李，另三人背干粮食物……全由范站长张君调度”。后至渭河渡口乘船，辗转到达董卓封邑地，与新来的范君会合。到达郿县县城，由关德懋和王中琳去县署询问行程，县署给予乡镇介绍函一件，地图二纸，并派警二人照料。此时，整个旅游队伍已经渐渐“壮大”。队伍前行到达营头口镇时，由于一路跋山涉水，暑热难耐，整个队伍已经显出疲惫。因此全体人员就借住当地的小学校，学校原为龙王庙，室内尚有五座神像，张伯驹与妻友支板为床，女儿则睡在桌子上，关德懋睡在大殿，还有其他人露天而卧。此时，已有三人因为渡河困难就地返回。接下来的行程困难重重，如线路规划、食物运输及少数人员代步，为此关德懋与当地贾姓村保洋加商议。最后于次日，即初八日决定雇村民六人，“以两木系绳上，缕置一板以当轿，每人四百五十元，共两抬，由慧素传分乘，前行须四日始达太白池，良难退后者又五人”。由此可知，此行艰难险阻，不时有人退出“探险队伍”，为了照顾女眷（当时传綰十二岁），只得雇人代步。但在一路险途中，张伯驹一行人却是饱赏瑰丽绝景，埋锅造饭，随遇而安，并随时沐浴天水之中，感受天人合一的惬意，可谓是收获颇丰。

这些在游记中都有详细描述。

在旅途中，张伯驹还不忘他的本业。如十四日这天，他记录当地居民演出神戏，他们买瓜消暑，就地休息，顺便做点民情调查。“此地农民为缴公粮，贷款利率至廿分之高，金融机构高居都市，农民僻居乡村，若风马牛不相及，其得借款者，或非真正农民，其何以改善之。”可见张伯驹对当时的金融事业很不满意，并深为同情偏僻地方的农民生活困境。使他不满意的还有山地的交通：“余斯游所得，以太白之奇奇于黄岳，险险于太华，雄雄于五台，峻峻于峨嵋。其林木之美，草卉之妍，兼有他山之有，积雪灵池，更有他山之无。使峙于欧美诸国，彼邦人士当如何夸大建设。所望当局有以注意，整理道路路桥，修葺名胜庙宇，保护林木鸟兽，并编纂志书，以无负所管领之名山。”

通读《太白山纪游》，可知张伯驹的旅游不只是对自然的欣赏和探索，更是着眼于人文和现实，其中所记虽是小事细节，却也是秦岭高峰的一段史实。张伯驹所藏以《春游图》为著，览读他的游记更可知他对旅游文化的倾心 and 别致用心。这个小册子翔实地还原了张伯驹一行人的太白山游历过程，且因为其详细记录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

此薄薄的册子无版权页，却有类似木刻章的定价，想必是一时的私印本。推测出版时间当在1946年至1948年间，封面设计倒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《于右任先生太白山纪游歌、邵力子先生登太白山的感想》相像。汪孟舒的印章分别盖在了封面和内页首页，可知汪孟舒对此书的看重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汪孟舒的印章，白文篆刻，双行竖排，线条曼妙，雅意十足。“古吴汪孟舒”亦可见主人对于吴文化的热爱。根据严晓星先生著作资料，汪孟舒为苏州人，古琴名家。汪家为姑苏望族一支，多来自皖南徽州，由商而仕，由仕而儒，家学深厚。这样的世家子弟性本低调，因此我除了在所藏的老相片中见过汪孟舒几幅旧照外，其他一无所涉。承严晓星先生告知，汪孟舒去世于1969年，且网上所传与汪精卫有族亲完全是谬传。

在楼宇栋先生编辑的《张伯驹生平简表》中显示，“1938年，（张伯驹）居北平，除去盐业银行外，在家向汪孟舒学弹古琴，每月去郭则澐家聚餐，并与老辈共作律诗。潘素开始向汪孟舒、祁井西学山水画。”后来张伯驹回到北京还与汪孟舒等人发起北京古琴会，可见两人交往之久。

任凤霞《一代名士张伯驹》一书介绍，张伯驹与潘素同游太白山是“夏历七月十三日”下山，月份可确，但日期恐怕不确。此书提及太白山游览，给了潘素创作的灵感，“泼墨不停”。后在拍卖台上确有潘素的《太白山五台峰》《太白山斗姆宫》等山水作品出现，且都是张伯驹的题跋，而张伯驹也曾专为和友人《太白山游记》作《沁园春》词，其中有句：“有凝冰积雪，终年不夏，灵花异药，亘古长春。紫气东来，黄河远上，画地浮天若可扞。何日问，始鸿蒙辟出，造化奇珍。”

王盤鬱數百里，挺鏡西紀，只以不臨通衢孔道，所處幽迴，書志少見記載。余癸未，願附驥以行，得以免除多少



读《大英百科》，有“南美刺豚鼠”条。这一种动物以前连它的名字都不知道，那当然更是没见过。或者动物园里会有吧，但从小游园都是粗心得很，不及细看那些围栏铁笼外面挂着的牌子上的说明文字，那就很难把种种动物的脸与名字对起来，那么这样的刺豚鼠如果是曾经打过照面，与从来没见过的陌生东西也就没什么区别。再看它的名字，知道是从南美来，这么远的路途，不认识似乎也是当然，亦便聊以自慰了。

于是就看看百科书里的文字，由文字来作一点设想。它既是叫作刺豚鼠，那当然是如鼠。日常生活环境里，鼠辈都见过的，虽然胖瘦短长各不同，那眉眼却总是东张西望一个路数。这种刺豚鼠，体长要到三十二至三十八厘米，比一般老鼠要大得多。另外，刺豚鼠之“刺”，估计是它身体上的毛一定硬得很，硬如刺，让人摸不上手，故名。

南风之薰

刺豚鼠的“跺脚”

李 荣

大英百科自有其风趣和细心。在这一条里不忘记添加一笔：这一种动物受惊时即跺脚。这记录得实在有意思，比一般的“性胆小”，更是有情趣。无论人与动物，受惊怕而跺脚，都是有的，不过大部分时候跺了脚便拔腿就跑了。而这里的记载是受惊即跺脚，特地拈出这一个特征来，却似乎是停住了身子不住地跺脚，就像硬如刺，让人摸不上手，故名。

犹如听天由命。或者如鲁迅先生《朝花夕拾》集当中所记的日常鼠辈，受惊即站住不动，喃喃有声如“数钱”。那么，这刺豚鼠的受惊跺脚，到底是跺了脚便逃，还是竟站住不动了，因为没见过，所以不知道，这里只是“望文生义”好玩地猜想一下子。等着哪天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了，便可以来印证，也算是存在心里的一点好奇。

说到跺脚，顺带想到，我们日常